

洱海之滨的无字碑

□ 大魏

提到无字碑，人们往往会想到陕西乾陵武则天 的无字碑、山东泰山玉皇顶下汉武帝无字碑、明十三陵中除长陵外其余十二陵前未刻文字的石碑，以及南京秦松墓无字碑等，可以说有褒有贬，有赞有鄙，或高大上，或虚无缥缈，而其共同点都是为帝王皇家和官宦所雕琢刻立的。

我 这里说的是大理洱海之滨洱水神祠、俗称的四海龙王庙，亦即龙凤村本主庙中所题“妙感绿桃，万古昭垂龙王庙；义诛黑蟒，千秋永传无字碑。”这副对联中提及的“无字碑”。

这副楹联可谓精炼绝妙至极，概括了大理三个传奇的神话故事。其中两个分别与绿桃的故事和洱海之滨“耍海会”、下关羊皮村“蛇骨塔”的传说密不可分。

“耍海会”的习俗由来已久，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相传在唐代南诏时期，在苍山应乐峰下的绿桃村，有一天，村里一位美丽的白族姑娘正在溪边洗衣服，溪水里突然漂来一个绿桃子，她捞起来，正好又饥又渴，就吃下肚去，后来竟然怀了孕。不久她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段赤城。男孩长到二十岁那年，洱海里出了一条名叫薄劫的大蟒蛇(又传说是一条黑龙、妖龙)，经常兴风作浪淹没庄稼，伤害甚至吞食人畜，人们深受其害。为此南诏王张榜招勇士除害，段赤城决心要为民除害，便揭榜应召，回家打了三十六把钢刀，他母亲帮他绑在身上。又给他两把长剑握在手中，到洱海边寻找这条巨蟒决斗。明代谢肇淛在《滇略》一书中 有：“赤城，叶榆人，有胆略。蒙诏时，龙尾关外，大蟒吞食人畜，赤城披甲持双刀赴蟒吞之，刀出于背，蟒亦死，土人剖其腹，出赤城骨葬之，建塔冢上，毁蟒骨以竖塔。”的记载。据说段赤城杀蟒之前来到苍山马耳峰下的一个村子里，与村民商量后，杀了一些

羊，剥下羊皮缝成假羊，在假羊肚子里装满石灰，引诱大蟒来吞食，然后由段赤城与它拼杀，大家再从旁边围打助战，斩杀大蟒，为民除害，将其一举除之(这个村子后来便叫“羊皮村”)。大蟒远远看见村前的羊群，就从栖身的峰谷里爬出来扑向羊群，一连吞食了好几只假羊，石灰在巨蟒腹中膨胀致大蟒疼痛不已，而段赤城把三十六把尖刀绑在自己身上，手握两把亮铮铮的利剑，勇敢地冲上去举剑就砍。段赤城与大蟒在海水中拼斗起来，与大蟒苦斗了一天，肚中粒米未进，已是精疲力尽，索性趁大蟒掉头张口之际，使出全身最后一点力气，一头钻进大蟒口中，被大蟒吞入腹中。但是大蟒想不到，段赤城从它口中钻入腹中，绑在身上的三十六把尖刀就上下左右乱刺乱戳，直接把它杀死了。段赤城也与它同归于尽，随着大蟒的尸体沉下海底。后来，村民们在才村和小邑庄附近发现了蟒尸，好多人都赶来帮忙，有的燃着火把，有的拿来快刀，与驾龙舟赶来的村民们一道，翻动蟒尸，剖开蟒腹，把段赤城的尸体取了出来，摆放在龙舟上。等到天亮，人们又架起一堆柴，点火把蟒尸烧成骨灰，用黑木棺材装起来，抬放在段赤城的尸体旁，然后就奏起哀乐，唱着悲歌，划动龙舟回村子去了。回村后，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段赤城安葬在斜阳峰下，尊奉他为本主。接着又把大蟒的骨灰拌和在泥土中烧成砖，建造了一座“蛇骨塔”，让后人永远记住段赤城的英雄壮举。从这里看来，后人把羊皮村(今阳平村)旁的佛图塔误认为是“蛇骨塔”，似乎也有一定模糊的容错空间。

从那以后，洱海边的白族人民，为了表达对段赤城的思念和崇敬，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盛会来纪念他。每年到了传说中段赤城冒死下海与巨蟒搏斗并同归于尽的这段日子，洱海西岸都是坐满了游人，装扮一新的花船，观看龙舟赛的和划小船到海东各地耍海的人

成千上万。各个村莲池会、洞经会会祭文祭祀龙王，感恩颂扬段赤城“是洱海和其子民的保护神”。这个节日，因以花船竞渡、耍海游玩为主，所以就叫作“八月初八耍海会”。

窃以为“无字碑”的传说比绿桃、耍海会和蛇骨塔 的传说更接地气，更具有人间烟火气。说的是很久以前，有一次大理接连遭遇了三年大旱，老百姓都叫苦连天，官府则乘机敲诈盘剥。到了第三年，还像往年那样，官府又以设坛祈雨为名向百姓们索要钱财。

等到祭坛布置就绪，一堂官员率领着地方绅士和两班僧道鱼贯登坛。他们刚一坐定，门子就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呈送给上官，并报告：“门外有一先生送来此信，他声称是老爷的爹，还说信中装有名帖。”县官急忙拆开一看，一张粗糙的黄纸上写着“衣冠禽兽”四个字，下面是一副对联：“一堂赃官吃尽风雷云雨；两班僧道求得化日光天。”直气得县官脸暴青筋，大喝一声：“抓住来人！”门子说：“他说他是老爷的爹……”“胡说八道！”鼻子都气歪了的县官气得几乎把案桌推倒。接着，又有门子来报：这人已不知去向，找不到了。此事不胫而走，百姓无不称快。

隔了几天，这位先生又突然出现在古城街头，有人认出他来立即即把他请到家中款待，附近百姓也闻讯赶来拜见。先生说：“在下怎敢受此敬重。近日到此一游，见官府上不敬天，下不恤民，故尔略抒几语，替百姓出口恶气。”接着便唱起悲歌：“早既太甚，治邑非人；宁祸其身，勿病其民。”座中父老相顾耳语，认为此君道骨仙风，且言语不凡，定是高人无疑，纷纷上前求教祈雨之策。

先生说：“我不是方士。不过，昨夜我仰观天象，看来此间旱情已快结束。立夏不下，犁头高挂；夏至无雨，仓里无米。明天是节令，请各位到南门外双鹤桥边等候，若遇一个赤须虬髯的老者骑马经过，可向他恳求请教便是。”

大家虽然半信半疑，第二天还是如

约而至，一直守候到日头偏西。夏日午后骄阳如烈火烹油，晒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桥上的人也渐渐少了。“来了！来了！”突然一声惊叫，大家放眼望去，只见一匹枣红马上坐着一位赤须虬髯之人，自南向北匆匆赶来。

大家马上围了上去。那人勒住马头，仰天高喊：“云行东，雨无踪，车马通；云行西，马溅泥，水没犁；云行南，雨潺潺，水涨潭；云行北，雨收足，好晒谷。”忽然一声闷雷炸响，大片大片的乌云铺天盖地而来，接着又是一阵子电闪雷鸣，大雨伴随雷声倾盆而下。乡亲们即刻欢天喜地。在一片欢呼声中，那位老者催马进城，绕出东门，朝着洱海边疾驰而去。

几天过后，云开雨住，万物复苏。众乡亲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是小黄龙来行云布雨，拯救地方。”有的说：“这是龙王段赤城显圣，应该到龙王庙立块碑表示感谢！”众乡亲一致赞同。不久碑文刻成。开光那天，忽然风雨大作，石刻碑文竟被雨水洗去。大家正惊愕间，有人发话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就叫它‘无字碑’吧！”

相对于绿桃村、龙母祠的鲜为人知和稍显低调，至今龙凤村洱水神祠大殿雕花木格正门两边留存的这副楹联：“妙感绿桃，万古昭垂龙王庙；义歼黑蟒，千秋永传无字碑。”更“墙内开花墙外香”般言简意赅、精妙得当地诠释了这个传说。因此这块“无字碑”，即似乎还留有雨水冲刷陈迹的“雨洗碑”旁有 近人撰联：“大旱甘霖仙机漏，碑文雨洗载春秋。”仿佛更能证实：所谓政绩卓著也罢，标榜“功德无量”“功比天大”也罢，有字无字也罢，刻立雕琢的金牌银牌，真还不如实实在 在的多做实事、谋利于民、造福桑梓，赢得一方老百姓的口碑更为实在！作为父母官，更应该把人民大众当作父母。常言道：金牌银牌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因此说，有字无字，要紧的是看有无凝聚老百姓的利益和福祉。

心中的玫瑰

□ 姚静

我的童年时代不止物资匮乏，家养的花草也少见，那个年代人们似乎少有栽花种草的闲情。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玫瑰花是在电影《泪痕》里，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听起来多么遥远，远不可及。我对那朵玫瑰花的记忆却清晰如初，至今还能轻轻哼唱这部电影里的插曲《心中的玫瑰》。这首歌当时随着电影的上映风靡一时，唱遍大江南北。

《泪痕》是1979年上映的一部国产电影，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年幼的我看得似懂非懂，只记得装疯的孔妮娜美若天仙。她长发披肩，穿着格子大衣，手中拿着一朵红玫瑰，随着她的出场，《心中的玫瑰》旋律流淌而出，李谷一深情的歌声响起：“在我心灵的深处，开着一朵玫瑰，我用生命的泉水把她灌溉栽培……”孔妮娜手持玫瑰花的形象成了这部电影令人难忘的封面。半个世纪过去了，这首歌成了老片金曲，依然在传唱。抖音上有这首歌的视频，点赞过万，数千评论者大多是60后、70后，《心中的玫瑰》勾起了他们深藏心底

的回忆。翻看着那些评论，不禁泪湿眼眶。谁的心中没有开着一朵玫瑰花呢？岁月啊，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过了四十多年。

孔妮娜手中的那朵玫瑰花是绛红色的，没有夺目耀眼的光芒，反而有点暗沉，和孔妮娜漂亮忧郁的脸十分相配。她拿着那朵玫瑰花，像举着一杯陈年的葡萄酒。从那以后，在我心里，玫瑰有了陈年旧事的寓意。

《泪痕》的主演李仁堂、谢芳均已离世，他们塑造的银幕形象却永远留存了下来。

除了电影《泪痕》中的那一朵玫瑰花，还有一朵玫瑰花在我心里常开不败，它是小王子的玫瑰花。法国作家安托万·圣埃克苏佩里的小说《小王子》里有一朵玫瑰花，她美丽迷人，芬芳馥郁，也骄傲任性，虚荣做作，她是小王子倾注心血浇灌、悉心守护的一朵玫瑰花。狐狸对小王子说：“正是你为你的玫瑰付出的时间，使得你的玫瑰是如此的重要。”付出、陪伴会让感情悄然生长。在爱情里，每一段共度的时光都会变成绵长的眷恋。

“也许世界上也有五千朵和你一模一样的花，但只有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小王子的玫瑰，是世间最幸福的玫瑰。

记不得我是在什么时候见到了真正的玫瑰花，我一定是一眼就认出它来的，《心中的玫瑰》那首歌，我唱过多少遍啊！它一定是一朵老品种玫瑰，花朵不大却芬芳馥郁。

如今玫瑰花在我的生活里不再是稀奇之物，它们随处可见，花店里四季有售，只是它们不再是纯粹的玫瑰了，多是以月季嫁接而成，品种繁多，令人眼花缭乱，不知道最爱的是哪一朵？也因此更加敬佩小王子，在千万朵玫瑰花中，依然记得属于他的那一朵玫瑰。

玫瑰和月季是同科同属却不同种的两种植物，它们都是蔷薇科蔷薇属，外形极相似，很难分辨。民间有这样一个口诀：“月季刺少枝笔直，小叶三至五片齐；玫瑰刺密叶皱厚，小叶五至九片奇。”这个口诀，对我来说依然有些复杂了，我区分它们的方法很简单，月季四季常开，玫瑰一年只开一次；月季花香淡薄，玫瑰花香浓郁。至于花店里那许

许多多的嫁接品种，把它们叫作月季，或是称为玫瑰，我并不较真，时不时也会去会去一把回来插放在一个陶罐里。

玫瑰有刺。有人说它的刺是一种自我防备，就像小王子的那一朵玫瑰花，也会张开四根刺来对抗危险；也有人把玫瑰的刺看作是一种骨气。我以为都是不错的理解。

玫瑰花端庄典雅，芳香袭人，它是爱、幸福和美好的象征。大街上，时常看到手捧玫瑰花的年轻人，他们借一束玫瑰花去表达爱意。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大多数没有看过电影《泪痕》，更没有听过歌曲《我心中的玫瑰》。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世界，不可同日而语。

一朵小小的玫瑰花，在不同的人的眼中有着万千种意义。



乡愁九韵·“南煎”

□ 鹤阳布衣

乡愁，是在我离家数十年后对远离的故乡生发出的碎片式回忆和无尽的思念，它包括童年的懵懂、青春的荒芜、屋顶的炊烟、雨中的蛛网……这些回忆和思念往往是碎片化的，时日久远，偶尔也呈现时空的错位，但它作为乡愁却贯穿了青葱年时的生动岁月，成为人生旅程中挥之不去的深色印记。

——题记

我的家乡没有粽子！至少，在我从小生活的村庄里是没有粽子的。

第一次吃粽子，是我上大学第一年过端午节的时候，就在连接云南大学校本部和东二院之间狭窄的园西路上的小店里，我吃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粽子。也是那时，我才知道什么是粽子。

虽然我的家乡也过端午节，也纪念屈原，但在我们纪念屈原的饮食里没有粽子这种东西，我们纪念屈原，吃的是一种叫“南煎”的食物。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的端午节，除了喝雄黄酒，最主要的食物就是“芽豆”和“南煎”。“芽豆”就是发了芽的蚕豆，这是专门为端午节特意泡发的，而“南煎”，却是一种我的家乡独有的食物。“南煎”这两字，我不知道怎么写，是根据我的理解和读音臆造出来的。

每年端午节前夕，母亲就算着日子把差不多数量的蚕豆用温水泡起来，等着它们到端午节时刚好发出半厘米左右的芽，这些豆子在发芽前叫蚕豆，发了芽就叫“芽豆”，这是家乡特有的叫法。

端午节那天，吃过早饭，我们兄弟仨便拿着石灰或灶灰，到每一道门的前面，用铲子洒出粗粗的白线，洒完房门前面，就沿着房子外面的墙角和墙根再洒上一圈，用石灰或灶灰洒出的白线把自家的房子紧紧围在里面，据说，这样可以防止蛇蝎蜈蚣等毒虫进到家里。父亲把蒲蒲和艾叶悬挂在每一道门口，而母亲，这时正在准备做“南煎”的材料。她先把糯米用水泡好，然后到菜园里采摘鲜嫩的茴香，再到南瓜藤上寻找不结果的“公花”，一朵朵摘下来，洗净，准备煎“南煎”。

母亲先将泡好的糯米蒸得半熟，再混合黄豆和切细了的茴香、火腿以及炒香了的麻子，将它们全都搅拌均匀，包进洗干净的南瓜花里面，把南瓜花的花瓣包拢作为底座，就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花苞，把一个个包好的花苞放到油锅里用油煎五六分钟左右，食材就被煎制成了一个金黄色的小“金字塔”，这就是“南煎”。“南煎”特有的茴香、黄豆芽、麻子和南瓜花混合在一起的香味，顿时充满了小小的厨房。母亲满意地把制作好的“南煎”均匀地放在盘子里，端上桌，于是，早就急不可耐的我们就开始大快朵颐了。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母亲拿出早就买好的五彩丝线，给我们弟兄三个在手上和脚上逐一系上。父亲则准备好了雄黄酒，给我们在额头、耳鼻、手心等处涂抹上，说小孩子这样的话可以消毒防病，虫豸不叮咬。据说，端午节最初是古老先民祛病防疫的节日，吴越之地

大理 掌故

从西云书院到大理一中

□ 母锡鹏

谈到大理的教育，人们自然就想到了西云书院，因为它是清朝时期大理的四大书院之首，又是现在大理市第一中学(简称“大理一中”)的前身。

据地方文献记载，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杨玉科在大理古城原明伦堂、杜公祠、中和书院、崇敬书院以及57户居民的地盘上大兴土木，盖起了自己的爵府。杨玉科爵府建筑面积10114平方米，一进四院，全是“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楼”的建筑，大小房屋有130余间，有“堆山凿池、蔚花养鱼、园亭楼阁、穷极华丽”之美……杨玉科离开大理时，将全部房产和大部分不动产(盐灶、铺面、田地)捐赠给地方政府，作为书院修缮和办学经费。当时的西云书院是滇西最大的一所书院，设山长(相当于校长)一人，选大理府所属各县有德才的人来担任。学生来自大理、丽江、楚雄、永昌(保山)、顺宁(临沧)5府和永北(永胜)、蒙化(巍山)、景东3厅。“戊戌变法”后，书院改名为迤西高等学堂，1906年先后改为师范传习所、迤西模范中学，1911年后相继改为云南省立第二中学堂、云南省第二师范学堂和云南省立大理中学，1950年改为人民中学，1953年改为云南省大理第一中学。

杨玉科为何把资产捐赠给地方政府办学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三点：第一，据说杨玉科的祖上为大理国皇族，为避战乱移居兰坪县，对白族有深厚的感情。第二，杨玉科出身行伍，虽被封为二等男爵，官至云南提督，但他的内

在春秋之前就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后来，因为楚国的大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投汨罗江殉国，于是这一天便成了国人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有些地方呢也有说端午节是纪念伍子胥或曹娥的说法。我是笃信纪念屈原说法的，传说屈原投江之后，他的家乡的人们为了不让蛟龙吃掉屈原的遗体，纷纷把粽子、咸蛋抛入江中，有一位老医生拿来一坛雄黄酒倒入江中，说是可以药晕蛟龙，保护屈原。雄黄酒倾倒下去后，果然，不一会儿，江面上果真浮起一条蛟龙，于是，人们把这条蛟龙扯上岸，抽其筋，剥其皮，之后又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腕和脖子上，再用雄黄酒涂抹七窍，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孩子们不被虫豸蛇蝎伤害。

然而，对于雄黄酒，我记忆最深的却不是端午节抹在耳鼻上的雄黄酒，而是小时候看电影《白蛇传》里许仙给白娘子喝的雄黄酒，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还清晰地记得电影里白娘子喝了雄黄酒后在床上变回原形，许仙闯入人房间，被床上的白蛇吓得晕死过去的情节。

在我儿时端午节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在每年的端午节都要饮上一杯雄黄酒，而对我来说，“南煎”的味道占据了我几乎所有对端午节的回忆，在我心里，端午节的食物中若是少了“南煎”的味道，那真是怎一个憾字了得？然而，真是造化弄人，自从我上大学，然后参加工作，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吃过“南煎”了。有一年春节回家，和母亲偶然说起小时候吃的“南煎”的味道，母亲说，现在她也不就不做“南煎”了，也是好多年没有吃过了！我听了之后，心里怅然若失，不知是对传统的丢失而遗憾，还是对久违的乡愁的思念。

参加工作后，在大理地区，每年端午节的傍晚，多了一个热闹的活动，那就是“游百病”，每年在洱海边“游百病”的时候，我心里淡淡牵挂的，依然是小时候吃“南煎”的味道。如今虽然回不到年少时时候，找寻不到“南煎”来吃，由于少了“南煎”，即便多了“游百病”这样文化寓意深刻且热闹的活动，却始终无法释怀我对端午节的忧伤记忆。“南煎”带给我的这份乡愁将伴随我一生！

有一年中元节，回到老家，晚饭的时候居然吃到了久违二十多年的“南煎”，只是现在的“南煎”却已不是儿时的那样，无论从外形还是食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外形上，为了简便，各家各户基本上都没有用南瓜花来包食材，也不用油煎，食材也简化或剁碎了的黄豆加茴香和糯米，味道已不是原先的味道，仅只是保留了“南煎”的虚名而已。

记得有一年曾和母亲聊起此事，母亲说，吃“南煎”的时间不是端午节，而是中元节，母亲说端午节的时候南瓜还没有开花，哪来的瓜花呢？可是在我的印象里，却真真切切地记得是在端午节的时光吃的“南煎”，然而尽管记忆出现了差错，可却又如此清晰，从未改变，或许在 我们对故乡的 记忆中，有些细节是会主观叠加起来的吧！但恰恰正是这些虚虚实实模糊叠加的记忆，构成了对故乡念念不忘的乡愁。

心十分敬重有文化的人，取“迤西杨云阶创设”之意(“云阶”是他的字)作为书院名称。第三，杨玉科于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亲自撰写了《西云书院碑记》，想名垂青史。

1928年，在李浚校长任内，校务会议确定1877年10月15日为学校的诞生纪念日。1947年、1987年、1997年、2007年的这一天曾举办过建校70周年、110周年、120周年、130周年的校庆。西云书院从1877年创建至今已 有140多年的历史。100多年来，书院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周保中、张伯简、艾思奇、王德三、李树楠等杰出人物曾在此就读。

昔日将歌歌舞地，今朝学子弦韵声。”现在的大理一中是一所历史悠久和充满生机活力的省一级一等完中，为云南省“文明学校(单位)”，被教育部授予“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称号。学校至今沿用30年前制定的“读书养气，敬业乐群”校训，为高等院校和地方建设输送了大批人才。当年就读于大理一中的莘莘学子，今天在祖国建设中大都成为骨干力量。如今，在“文教兴市”战略中，学校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从1997年到2010年，大理一中 有15名学生分别取得大理州的文、理、外语类第一名，有16名学生先后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录取。

书院是明清两代各地方的最高学府，它集建筑、雕刻艺术于一身，不仅体现了古代工匠的智慧和精湛的工艺水平，更是文化教育的根，是传统文化的阵地，其价值在于传承历史记忆、保护传统文明、弘扬民族精神、促进文化交流和推动教育发展。

